

玉

倚

雕

夢

閒

集

話



倚夢閒話

第1輯

玉雕集

柏楊精選集①

玉雕集(〔倚夢閒話〕第1輯)

作 者——柏 楊

責任編輯——游奇惠、傅郁萍

發 行 人——王榮文

出版發行——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 100 汀州路 3 段 184 號 7 樓之 5

郵撥／0189456-1

電話／2365-1212 傳真／2365-7979

香港發行——遠流(香港)出版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樓 505 室

電話／2508-9048 傳真／2503-3258

香港售價／港幣 50 元

法律顧問——王秀哲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著作權顧問——蕭雄淋律師

2000 年 3 月 初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

售價新台幣 150 元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ISBN 957-32-3954-X

Ylib 遠流博識網

<http://www.ylib.com>

E-mail: ylib@yuanliou.ylib.com.tw

《玉雕集》目錄

序／柏楊

天生尤物／9

俏伶伶抖着／14

西洋文明／20

吃死孩子／26

顫巍巍聳着／32

無聲勝有聲／37

明眸皓齒／43

倒懸葫蘆／48

閨房之私／54

寧可犧牲耳朵／59

耳朵的災難／65

吻頸之交／71

提襪故伸大腿／	77
脛鍊之用／	83
襪縫哲學／	89
牙必其白／	95
握之摸之吻之／	100
一團豬油／	106
美貌是第一／	112
有紅有白／	117
女人經／	124
補遺／	130
最後幾事／	134
再補充三點／	140

柏楊精選集

柏楊精選集①

玉雕集〔倚夢閒話〕第1輯

作 者——柏 楊

責任編輯——游奇惠、傅郁萍

發 行 人——王榮文

出版發行——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 100 汀州路 3 段 184 號 7 樓之 5

郵撥／0189456-1

電話／2365-1212 傳真／2365-7979

香港發行——遠流(香港)出版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樓 505 室

電話／2508-9048 傳真／2503-3258

香港售價／港幣 50 元

法律顧問——王秀哲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著作權顧問——蕭雄淋律師

2000 年 3 月 初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

售價新台幣 150 元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ISBN 957-32-3954-X

Ylib 遠流博識網

<http://www.ylib.com>

E-mail: ylib@yuanliou.ylib.com.tw

倚夢閒話

第1輯

玉雕集

序

柏楊先生在台北《自立晚報》上寫〈倚夢閒話〉，自一九六〇年五月起，迄今整整二年矣，最初每天七百字，後來每天一千字，再後來版面擴大，水漲船高，每天乃寫一千七百字，此皆該報總編輯李子弋先生之賜，蓋柏楊先生窮極無聊，正要作賊，李先生恤老憐貧，擠掉別稿，以安置鄙人大作。

想不到自刊載以來，好像是甚得佳評，來信表示敬意者有之，提出問題請教者有之，索取玉照以便瞧瞧者有之，要求出單行本以便翻閱者有之，但警告我小心點亦有之，勸我「何必呢」亦有之。使我隆重發現，國家大事，食肉者謀之，談談女人，也是養生之道，乃自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起，至一九六二年二月止，零零碎碎，寫了三個月，現在將其付梓，一則是供有志之士，大開眼界，以展鴻圖。一則是希望能賺幾文版稅，為老妻買一床毯子過今年之冬也。

是為序。

一九六二·端午節·於台北柏府

《玉雕集》目錄

序／柏楊

天生尤物／9

俏伶伶抖着／14

西洋文明／20

吃死孩子／26

顫巍巍聳着／32

無聲勝有聲／37

明眸皓齒／43

倒懸葫蘆／48

閨房之私／54

寧可犧牲耳朵／59

耳朵的災難／65

吻頸之交／71

提襪故伸大腿／77

脛鍊之用／83

襪縫哲學／89

牙必其白／95

握之摸之吻之／100

一團豬油／106

美貌是第一／112

有紅有白／117

女人經／124

補遺／130

最後幾事／134

再補充三點／140

天生尤物

聖人曰：「人之異於禽獸者，幾希。」這「幾希」到底是啥，言人人殊，大學問家對此解釋甚多，彙集起來可寫一火車書。有人說其差別在於「火」，人類知道用火，禽獸則不知焉。有人說其差別在於「工具」，人類知道用工具，像造個汽車坐坐，禽獸則不知焉，只好仍用四個蹄子亂跑。又有人說其差別在於「言語」，人類會哇啦啦講話，或談情，或造謠，很是熱鬧，（試想，一個人類不會講話的世界，將是啥模樣哉？）禽獸卻只會乾嚎，什麼話都講不出來，談情靠磨鼻子，造謠則根本不可能也。

這類說法，太多太多，三天三夜也說不完，皆有其真理在焉。於是，柏楊先生再加上一條曰：其差別在於「愛美」。人類愛美，禽獸則不然，這一點「幾希」，非常重要，不信的話，誰見過哪一隻公雞非鬧着要做一套全毛料西裝不可？又哪一隻母雞非鬧着要買一件貂皮大衣不可乎耶？愛美似乎是人類之所以成爲人類的重要特質之一，而以女人爲尤甚，連我們這個講道德說仁義的國度，從前口頭上硬是不敢談女人，不敢談美，現在也敗下陣來，大談女人，大談美了矣。一個中國女孩子在英國倫敦當選爲第二名世界小姐，使全世界中國人和華裔外國人，對英國人的觀感，都爲之一變，這真是五千年傳統文化中所沒有的。無怪有些

年高德劭，道貌岸然的聖崽們龇牙，蓋他們善於偷偷摸摸，鬼鬼祟祟；一旦成了藝術，便受不住。

其實一個「世界小姐」根本算不了啥，想當年特洛伊城之戰，打了個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，那一戰乃人類歷史上唯一可讚揚的一戰。蓋所有的大戰，人們往往不知道到底爲了啥？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總是把真正的目的隱藏在背後，嘴巴猛喊爲了正義，爲了救國，弄得戰死的人見了閻王爺都不好報到。只有特洛伊城之戰，人們心裏明白——硬是爲了一個漂亮的女人。看起來，俄國沒有用飛彈進擊英國，以報選出中國小姐的一箭之仇，已經很客氣啦。

漂亮女人，可以把男人的魂都勾走，元微之先生稱這種漂亮女人爲「尤物」，而評之曰：「大凡天之所命，尤物也。不妖於身，必妖於人。使崔氏子（崔鶯鶯小姐）遇合高貴，乘寵嬌，不爲雲爲雨，則爲蛟爲龍，吾不知其所變化矣。昔殷之辛，周之幽，百萬之國，其勢甚厚，然而以一女子敗之，潰其眾，屠其身，至今爲天下僂笑。」元微之先生這傢伙對天仙化人的崔小姐始亂終棄，還振振有詞，這種惡棍嘴臉，教人恨不得頭往南牆上撞。但在另一個角度看，他閣下這一段話，卻有其道理，蓋一個女人如果太漂亮，那簡直是不得了，如果再遇上有元微之先生這種毛病的人，那就簡直是更不得了也。

愛美是人類的天性，尤其是女人的天性，連老天爺都束手無策。但首當其衝的，似乎不是她們的玉貌，而是她們的玉腳。其中學問，研究起來，深奧難測。蓋談到女人的腳，中國女人可以說倒了天下之大楣，中國人最喜歡吹五千年傳統文化，跟一個破落戶愛吹他八代老

祖宗當過宰相一樣，誰聽過破落戶吹他八代老祖宗有羊癲瘋乎。是以對於女人纏小腳一事，中國人吹五千年傳統文化時，從不去碰，偶爾一碰，也汗流浹背，老羞成怒。偏偏英格麗褒曼女士主演的《六福客棧》裏，亮出小腳鏡頭，這一揭瘡疤，揭得大人先生受不住。先是拒絕在台灣拍，繼是拒絕在台灣演，結果啥也沒有用，只好來個阿Q，剪了幾個鏡頭。嗚呼，該片在洋人國演時，小腳已暴露了個夠，而在台灣演時去掉它，不是掩耳盜鈴是啥哉。現在中年人的母親，哪一個不是小腳？即以柏楊夫人而論，亦是三寸金蓮，柏楊先生早已看得頭昏腦脹，便是再在銀幕上多看幾眼，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也。

每一起想起女人小腳，我就覺得中國人實在有點異稟。一個畫家朋友曾告訴我曰：中國人思想飄逸，洋大人思想實用，君不見東西神仙不同之點乎？土神仙騰雲駕霧，洋神仙則笨得多矣，必須在背後生上兩個翅膀。實在說，那兩個翅膀生得實在彆扭，第一，睡覺不舒服。第二、飛得久啦，豈不太累？土神仙騰雲駕霧，就愜意非常，想到那裏就到那裏，不出門則和常人一樣的可以大玩特玩。

我想論神仙中國佔優，但論到女人的玉腳，則洋人佔優。爲了愛美，首先在女人腳上打主意，中外華洋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只是中國人卻想不出一點高級的辦法，竟把光緻緻的雙足纏得稀爛，不但肉爛，而且骨爛，不但骨爛，而且還跟有些大傢伙的訓詞一樣，臭而不可聞也。

柏楊先生認爲中國人有點異稟，與愛不愛國無關，務請王孫公子們勿氣，我說的有點異

稟，乃指纏小腳而言，在這方面，洋大人比較高明。他們發明了高跟之鞋，真是令人脫帽，雖然高跟鞋同樣有它的毛病，像擠出雞眼，磨出老繭之類，但總比纏腳有學問。而且回到家中，穿上拖鞋，也可舒散舒散，輕鬆一陣。故曰：「高跟鞋是有期徒刑，因它仍有自由的一日。纏腳是無期徒刑，永遠在痛苦之中。」

高跟鞋的妙處是使女人的雙乳猛挺，蓋不猛挺不行，不猛挺則非摔觔斗不可。而且一旦挺出，直指臭男人雙目，使臭男人油然而生出捧而咬之之念。這非關猥褻，女人們的目的就是如此，臭男人們的希望也是如此。你不如此，女人說你木頭，同類說你木瓜也。而小腳則達不到此目的焉，試看哪個老太太走路，不是八字斜擰，百美全失乎？

女人穿高跟鞋，風度翩翩，走起路來登登登登作響，能把臭男人的心都要敲碎。迄今為止，男人有橡膠底鞋，而女人一直沒有，恐怕有其心理作用在焉。哪個漂亮女人昂然而過時，不想惹人多看幾眼，而寧願沒沒無聞耶？

但在腳的美化上，中國人的腦筋似乎有點僵硬；尤其是在高跟鞋上，中國人更不可原諒。古時女人穿的是木屐，爲了漂亮變花樣時，不是高其跟，而是腳尖腳跟一齊高，看一看日本的本木屐便可恍然大悟，蓋前面有一齒，後面也有一齒，穿到腳上，仍平平如故，與平底鞋無啥異也。後來到了宋王朝，大概金兵南下，國勢殆危，木屐全部運到日本傳種，（以目前情形看，準是如此。）中國人才改穿鞋子。但在高跟方面，仍無特別貢獻；頂多鞋底加上一塊木板，以取其響，並用二色相雜，名之曰「錯到底」，以取其艷，如此而已。其實，這種